

天變

鄧後政局走向

中共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 陳裕清（大學教授、國際問題專家）

鄧小平死影響有限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訪問波士頓時，獲悉鄧小平病故，他即發表聲明，表示悼唁，但當其返回白宮之後，他即趕赴高爾夫球場之約，可見白宮對於鄧小平之死，泰然處之，毫無驚異與緊張之感，此蓋由於在過去三年之中，鄧小平的死訊，大陸頗有傳聞，白宮早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何況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國家利益，與國際客觀環境，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個人即使是強人，在當今的時代，也難具有旋轉乾坤的功用。

但是柯林頓的悼念聲明中，卻有特別值得注意之處。在其聲明中，他說：「一個逐漸形成為強大國家的中共，應是政治穩定、經濟開放、尊重人權、施行法治，和能在國

際安全秩序上，扮演充分夥伴的，必將符合美國深遠的國家利益。」易言之，這等於警告中共，在其第二任開始之際，他雖是忍讓為懷，謀求華府和北平關係的改善，惟他決將堅守美國的價值觀，尋求人權和民主普遍化的目標。

此在中共的世界觀上，無異就是所謂「和平演變」的陰謀，所以，除非中共接受現代化的理念，修正其國際的行為，美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在柯林頓第二任期之內，顯將一如「中國通」白魯恂所指陳者，仍必是一個崎嶇險阻的過程！

至少在表面上，柯林頓當選連任以後，確有安撫中共，對中共多方修好的態勢，新任國務卿歐布萊特，其首次的國外訪問，就包括中共在內，副總統高爾的北平之行，柯林頓和江澤民的互訪，除非鄧後大陸政局劇

變，也將在今年年內實現，高層訪問的頻繁，當然可以增進彼此的交往，改善彼此的關係。

然則柯林頓對於中共態度的轉變，究係其政策的主動調整，抑或是中共指使之政治獻金遊說的結果。美國國會對此，現正著手調查中，今後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但無論如何，大陸儘管認為鄧小平是一身而繫天下之安危，他的逝世，卻對美國對中共的政策與措施，一時實無重大的影響。

中美關係矛盾仍在

美國對於鄧小平的評價，多是功過兼具，紐約時報的社論指陳，五十年代大陸的「反右傾運動」，迫害成千上萬無辜的知識份子，是鄧小平主持之下實施的，民主志士魏京生等的下獄，天安門的青年學生，陳屍廣

場，血流成渠者，都是鄧小平的「功績」；鄧小平最大的貢獻，只是摒棄毛澤東的「鎖國政策」，推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踏上國際政治的舞台。惟其最基本的「遺產」，則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所謂「四個堅持」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確定了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本質，在基本政策與國家戰略上，彼此必然是針鋒相對的對立體，任何調整妥協，也許可以改善表面的關係，卻難解決彼此基本的矛盾。

中共的共產獨裁，根本違離中國的傳統，與其國家的理想，所以是「非中國」的，美國對之，自始即抱持保留，甚至排斥的態度，四十年代中共建政之後，國務卿艾其遜仍然表示，中國的問題，塵埃並未落定，共產不必就是中國的前途；五十年代，國務卿杜勒斯認為，中共政權，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一個過渡的現象；六十年代，國務卿魯斯克，則以自由中國較之中共政權，更能正確反映中國人民的理念與願望；七十年代之後，中共與蘇俄矛盾益深，對抗愈烈，美國本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對之勾結，引為制衡蘇俄的一大勢力，鄧小平屹起，實施改革開放，根本摒棄毛澤東的「鎖國政策」，中國大陸人眾、地大、物博、經濟的潛力無窮，對於重商的美國，自是莫大的誘惑，美國的商人，甚至強調，只要中國人每人購買一粒愛斯匹林，美國的藥商，便有十二億粒愛斯匹林的生意可做，

結果「以商圍政」，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及其進一步的改善，都是歷史的必然。

接觸溝通取代圍堵

然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究是多方面的，安全的利益，國際的地位，國家的尊嚴等，較之經濟的關係，尤為重要。中共經濟發展，漸成強國之後，是否威脅國際或區域的安全？中共的擴張趨勢，對其亞太鄰邦，是否構成威脅？中共幼稚而獨特的國際行為，特別是其以否決權的使用，防阻聯合國在委內瑞拉的維持和平措施，後來雖有改變，卻也充分顯示其確立國際霸權的意圖。

美國若干研究中共或中國歷史的學者，諸如著有「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大戰略和戰略文化」的詹森教授等，認為中共領導者，仍有天朝的國際觀，妄圖運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安排有利於己的國際均勢，並不以集體安全與國際合作，為其國際政策的基礎。

有的學者，則認今日中共的興起，一若十九世紀末期的德國，例如華府美利堅大學教授卡根，布希總統的副國務卿佐立克，就先後曾在「星期標準報」和「國家利益雜誌」上著論強調：中共現在的經濟及其他國力，均是大形躍進，它要爭取大國強國的地位，卻具強烈傲慢與恐懼（不安全）的心態，對鄰邦敵視，對人民管束嚴密，無殊當年的德國。結果德國強大了，當時的其他強權，

對之熟視無睹，終於導致歐洲七十年內的兩次大戰，禍害無窮！

佐立克等因此主張，美國對中共，應該審慎肆應，政策不可猶疑不定，措施必須有效澈底，避免錯誤，力求合理、資深參議員南恩（現已退休），一九九六年二月廿三日，曾在參院中，以「論中美關係」為題，發表演講，強調美國與中共發展關係的基本原則為：「歷史的教訓是：現存的強權，對於新興的大國，應該明白表示其所期望的行為準則，及其究將如何將其納入國際制度的正軌。」易言之，美國對中共的立場，必須堅定，態度必須明顯，儘量避免中共的妄想與誤解。

此種理論，在中共看來，自然是對其圍堵的構想。二月二十日，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等團體，在紐約舉行「上海公報」發表廿五週年紀念會，前任國務卿季辛吉指出，雖然蘇俄解體後，世局業已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但「上海公報」仍有現實的意義，他說有人認為，中共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大，對美國終必形成威脅，必須運用冷戰的程式，對中共予以嚇阻遏制（實即圍堵），以防不測。他強調此種措施，殊難收效，只有採取柯林頓總統接觸溝通的方法，與之交往，更為有利，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也更有益。

期望中共尊重人權

同時與會的代理國務卿塔諾夫，一方面表示，鄧小平的逝世，對雙方關係，並無影響，國務卿歐布萊特，仍是如期訪問北平。另一方面他在表示美國信守「一個中國」政策時，卻特別稱譽台灣民主的進展，呼籲以和平的方法，解決所謂台灣問題。換言之，台灣的民主，如果橫遭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干擾，則柯林頓對中共安撫友善的政策，勢將遭受重大的影響。其實柯林頓對中共，以接觸溝通的手段，實施全面交往的政策，也並非沒有基點，缺乏原則，在其悼念鄧小平的簡短聲明中，他即表示，期望中共尊重人權，推行政治及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適當的角色，其基本的態度，實與參議員南恩如出一轍。

中共若仍逼害人權，獨裁專制或在國際社會為非作歹，危害國際的秩序，則全面交往的政策，便將無以推行，所以柯林頓的安撫友善政策，仍具圍堵的成分，有人稱之為「柔性圍堵」！

柯林頓總統溝通交往的措施，縱然不受鄧小平逝世之影響，順利推行，惟雙方關係上的若干難題，如何解決，仍是問題。

文化衝突戰爭基因

鄧小平逝世之日，曾在卡特政府處理對中共關係正常化事務的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奧森堡等，在電視上指陳，當年鄧小平是在台灣仍然分離，並與美國保持非官

方的完整關係下，與美國完成關係正常化，實具勇氣與魄力，非他人所能做到。他對目前雙方關係的發展並不樂觀，他列舉四大問題，即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武器擴散問題與人權問題，視為改善與發展雙方關係的關鍵，這些問題如果不能順利而圓滿的解決，則不論柯林頓的主觀願望如何，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即使表面上有所改善，實質上的矛盾與對抗，實難完全消除。

而況所謂文明或文化衝突論者，更是認定，以美國為基本構成部分的西方文化，其對抗衝突的主要文化，就是當前中共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或是中國文化與回教文化的結合體。

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在其新著「文明衝突與國際秩序之重建」一書中，強調文化衝突，必將構成未來戰爭的基因，西方的文化，漸告衰落，在文化衝突的最後決鬥前，西方應該安份守己，對其他文化地區的紛爭，不加插手，插手亦是無用，這無異表示，對中共的行為，不必干預，不加圍堵，然如中共不斷煽惑仇外排外之狹隘民族主義的激情，所謂文化衝突，一旦爆發，其嚴重性較之圍堵，何止千百倍，不言可喻。

共產時代即將告終

鄧小平去世，一時對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或是對中共政權本身，似乎皆無重大的影響，惟在長遠的觀點上，其可能的影響

，或其激起的變數，則是不容忽視。

紐約時報前任駐中共特派員紀思道，曾在三月廿三日的紐約時報星期刊上，以「共產黨的時代已告結束，現在如何呢？」為題，撰文指出，中共現在所行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有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他說所謂列寧主義的市場經濟，確使一時富裕繁榮，但能持久嗎？鄧小平之死，不僅是一個最高領導人的消失，也可能是整個「共產時代」的更迭。因為江澤民缺乏魅力，且無毛鄧等的「革命動績」，權位難以鞏固，李鵬聲望更差，紀思道曾舉大陸流傳的一個笑話說：「有人謾罵李鵬是西瓜頭，頭中空空如也，此人終於被判徒刑二十年，法院明言，五年刑罰，是治其反共之罪，十五年的徒刑，則是罰其洩露國家機密（指李鵬無腦）的重罪。」

這雖是笑話，卻也可以反映李鵬在大陸民間的聲譽與地位，他何能領導中共「新的政權」，所謂「共產時代」，豈不就此告終！

據說毛澤東生前曾對黃炎培說：中國歷史是循環不斷的，開創朝代的，都是英明勇敢的君主，一傳再傳後，便就衰敗不堪，又必重新爭戰，永無休止，只有實行民主，才可結束歷史的循環。毛澤東知而不可行，其治衛行事的凶殘險惡，有甚於秦始皇，這真是中國的大悲劇！

在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上，鄧小平不失為

一個穩定的力量，鄧一去，今後的變化如何，實難臆測。前任美國駐中共大使李潔明，近在新聞週刊撰寫專欄說：「中共目前反美的情緒，至為強烈，而美國敵視中共的態度，亦甚為普遍，韓戰期間『反共滅毛』的情緒，也未完全消失。坊間近日已有『未來對中共的戰爭』的專著出版，在此政治文化下

，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其友好親善者少，矛盾對抗者，豈有可疑？」

中共本身呢？鄧小平生前，集大權於一身，是絕對的寡頭政治，其最後數年，臥病在床，其接班的安排，甚難盡滿人意，今年秋天的十五全人大會，恐也難以完成權力的再分配，中共的權力鬥爭，就長期言，決難

避免，紀思道認為，鄧後的中共，不是分裂，就是內戰，或是兵變（武裝政變），此一判斷，即不中，恐也不遠矣。當然鄧後中共最理想的走向，應是「和平演變」，代價最低，收效最快，但中共對此視如毒蛇猛獸，抨擊排斥，不遺餘力，何能作為其政策的選擇？

二月二十三日於紐約

中 外 名 人 傳 稿 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